

冷热轮回话骑车

文/李景端

自行车曾是当代中国人最常用的代步工具,几乎人人都有过骑车的经历。自从1790年法国人西夫拉克发明最原始的自行车雏形,算起不过224年,若从1886年“自行车之父”英国人斯塔利造出现代实用自行车算起,更只有128年。可这一百多年,自行车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。构造上它从马车开始演变,先是四轮改两轮,木制变铁制,随后又安齿轴,加链条,再添充气轮胎,使“自行”的效率一步步提高。功能上也从代步,扩展为运动、观光、表演、极限等等。伴随这种变化所折射出的社会发展,可谓日新月异。而自行车在我国的变迁,那更是历经冷热的轮回。

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间,自行车都是我国的热门商品。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大学毕业时,每月工资56元,自行车售价是120元,需两个多月工资才能买到。六十年代供应紧张,买自行车要凭票,后来出台免票高价自行车,售价为180元,差不多合我三个月工资。那时有辆自备自行车,都会被人羡慕。“文革”中我下放到苏北农村插队,哪家农民如有辆自行车,那可真当作宝贝。那年代,自行车被当作女儿嫁妆的“三大件”之一。自行车之

热,由此可见。

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买辆自行车不算什么大事了,但又出现另一种烦恼,就是老容易被偷。因为前后被偷过五六辆,以致一度我不敢骑车而改乘公交了。还有更多的人,则是因为富裕起来买了轿车,自然也不再骑车了。面对这股轿车热的潮流,自行车明显被冷落,不但使用的人减少,就连马路上的自行车道也被挤占掉。电动自行车的兴起,似乎更替代了一大批原有的骑车族。

可是没多久人们又发现,路上堵车厉害了,停车难了,汽油涨价了,尾气污染严重了。这些促使人们,对一味追逐轿车产生质疑,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起环保了。想起自行车不用油,零排放,不占道,还能加强运动,于是近年来又默默地“被时兴”起来。我儿子前些年急着学车、买车,开了几年,可现在,又用起那辆旧自行车上下班了。这种冷热轮回的遭遇,既反映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,也表现出自行车本身具有诸多难以替代的优点,看来自行车还会有长期服务人类的价值。

自行车这种冷热轮回,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。随着科技的进步,

如今自行车的科技含量不断增强。产品设计与制造技术的日新月异,正推动着自行车的生产与营销加快创新,并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优势品牌。人们还记得,当年省外的永久、凤凰、飞鸽,省内的金狮、大桥,都曾经是自行车的名牌货,一度都要凭票购买。

可是,随着有科技含量更高的自行车品牌介入竞争,一些老品牌独领风骚的优势衰落了,有的产品如南京地产的大桥牌自行车,甚至被淘汰停产了。综观如今市场上叫座的自行车品牌,如捷安特、凯迪,以及进口的美利达、闪电等,都是因为注重技术创新而赢得了市场。多极变速,山地车、跑车、折叠车、碳纤维车,等等新款车的出现,表明自行车的构造和功效都在不断地出新,这也正是品牌车能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。联想到南京地产产品,除大桥牌自行车外,还有新飞冰箱、莫愁洗衣机、蝙蝠电扇等,都曾经风光一时,可惜后来都逐渐被人淡忘,有的已退出了市场。可见产品创新是何等的重要。自行车是如此,其他产品,又何尝不是这样呢! ■

婚宴

文/钱静

会场足够简单,十四五桌酒席只占了会场的三分之一,白炽灯,未经装饰的舞台,整个会场,只有布景上的婚纱照美艳无比,新娘和新郎拥在一起用最开心的笑容迎接来宾。

我吃了一惊,这也太简单了吧?没有鲜花,没有音乐,没有轻纱帐幔,没有拱形彩门,没有彩色艺术灯,没有投影,连桌椅都是一色的木质暗黄色,没有锦缎椅套,没有台布。

说不上为啥,心中会略有不妥,两位是从美国远道赶回来举行婚礼的海归,新娘又是整个家族靓眼的美女,应该比谁都该享受那番隆重而珠光宝气的婚宴啊。

一直到新娘出场我都心不在焉。

新娘着华丽的婚纱裙,果然有沉鱼落雁之美,高贵典雅,如童话世界里的主角,那个简单的会场将娇艳无比的新娘衬托得尤其出众,实在是无暇的美丽。

这个曾经意义上的小女孩,挽住了父亲的胳膊款款走来,从心底溢出来的微笑掩饰不住内在的满足和幸福,那种笃定和安宁,那种目无旁顾的矜持,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了,这个婚宴的形式,这个场景的外表,这个表面的装饰,其实已经一点都不重要,跟她的婚姻没啥关系,它不过是一种最不必费力气的装点而已。

当婚宴的排场跟面子扯上关系之后,婚宴就成了一场追逐攀比的表演秀,夸张炫耀得有点虚张声势,可谁会仅仅因为婚宴的高调而保有姻缘的青春呢?无论怎样热烈,闪婚闪离者照样大行其道,它不过会让那些对婚姻其实还没有安全感的人,有一个暂时的富足感和踏实心而已。也许,越是简单平淡,才越是接近内心的绚烂,对爱情和婚姻具备足够的自信和耐力,才敢在如此奢华的风俗浪潮中尽可能地省略一点,放弃一点,简约一点。

简单,反而有所突出,那隆重融化在了父亲为女儿罩上婚纱面纱时候的凝重的神情当中,体现在了女儿松开父亲的胳膊迎向丈夫臂膀的一瞬间,不忘返转身,细心地为父亲整理西服的衣领,轻轻地掸拍一下衣服上的灰尘之中,当新人与双方父母都站在台上,彼此将心毫不含糊地托付给对方,而又含着眼泪拥抱着对方的父母,感恩他们彼此的辛劳养育和体谅他们儿女情长的时候,你无法不感动和赞叹,无法不从心里给他们深深的祝福和满满的爱意。

面子的意义大概只能顾及一时,一旦在面子上绑足了力气,反而省略了实质性的诸多重要的要素,一旦形式成为挥之不去的重负,所承载的付出极易得不偿失,顾此失彼。■

玩物有志

文/荆歌

曾在多家报刊开设随笔专栏,我都把专栏定名为“玩物志”。所以将“玩物丧志”里面的“丧”字去掉,是要表明,在玩的时候,这个“志”是一直在的。当然同时,这个“志”,还是那个言旁的“誌”,是关于物的闲话和笔记。双关之中,语义所侧重的,还是前者。玩物不愿丧志,玩物并不见得丧志。许多时候,玩物也许还增志呢!我不知道“玩物丧志”这个说法,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,又是从谁的那里来的。想当然,会是从一个道貌岸然的封建家长的嘴里吐出来的吧!这个人对儿子的功名充满了期待,希望他闻鸡起舞,心无旁骛,诵读四书,操练八股。最后金榜题名,光宗耀祖。而他自己呢,却花天酒地三妻四妾,免不了还要偷鸡摸狗。甚至欺男霸女,杀人越货。他那才是丧志,才是缺德呀!

其实我们说的玩物,还真不是一件丧志的事。人类自从开化,进入文明,便一路与美器同行,用我们的手,用我们的脑,用我们的心,制造物、使用物、欣赏物。文明在发展,美物也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,积累起来。这些器物,或粗笨,或雅致,却无一不是凝聚了从古到今人们的智慧和心血,饱含着机巧和心性。从这些美物里,不仅能看到那个时代的容颜,更能体悟到人性的美丽和温暖。我们对生活的态度,我们对世界的看法,我们对宇宙的认识,我们的审美观、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、宇

宙观、生死观、宗教观,我们的理想和寄托,我们的回忆和想象,我们的情爱和恐惧,那生而为人所有的一切,都在器物的制造中得到体现,予以表达。

所以说,一代代人,对前人所留下来的文化遗产,是不可能漠视和冷落的。必定有那么一些人,会对从前的美物迷恋至深,愿意将时间和精力,以及钱财,投入进去,寻访、搜集、研究、欣赏、保护、流传。在这种深刻的接触中,打通时间的隧道,穿越古今的阻隔,获得一种无言的交流,享受那难言其妙的快乐。这种仰视,这种会心,这种共鸣共振,让我们的文明,即使在最黑暗的夜里,也那么熠熠生辉。它让我们感到温暖,明白自己并非无源之水。它让我们生活,变得踏实丰沛,变得有志、有意义。仿佛怀揣着无数个快乐的秘密,时时令我们感到甜蜜。

当然今天的收藏大潮中,也是浊浪翻腾。造假作伪,唯利是图,这是人性的弱点,也是自古已然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古玩乐趣,也就在辨伪求真之中。古代的宝物,在当时那个时代就是宝贝,在当时就是稀缺资源。经历了一朝朝一代代,只会越来越少,不可能越来越多。能够众里寻他,暮然与之相遇,那是何等的快乐,那是怎样的缘分!如果宝贝到处都是,只要像进超市一样见啥拿啥,那还有什么意思呢? ■



静观
摄/肖艳

喷吐瓷剑的灵地

文/黑陶

中国南方的暗夜里,瓷与剑,都有着如琴瑟般的激越清音。在龙泉,闪烁毫光的瓷、剑,它们激越的清音,尤其让人警醒,切近耳目与心灵。

瓷与剑,我理解中的南方精神的代表物。首先,它们都是如此洁净、精致。莹润似玉的青瓷,“异光花纹”的剑刃,皆是一尘不染,冰清玉洁。其次,它们又激烈、锐利。摔碎的瓷,出匣的剑,它们都嗜血,都以献身的迫切,渴望在素白的绢帛上溅一腔美丽热血。最为重要的共同一点,是瓷、剑的生命,都经过了

火的最后完成。经由神奇的古老火焰,泥土成瓷,毛铁成剑。熊熊火焰辉煌,低天之下的南方暗夜里,做瓷和铸剑者的脸庞,映显微红。

我所拜访的浙省龙泉,是世界公认的青瓷圣地、宝剑家乡。青瓷与宝剑,两种灵性的器物,像两柱强劲的竖瀑,被龙泉这方钟灵毓秀之地,尽情喷吐。龙泉,有龙潜焉的祥瑞福地。它静静地位于江浙闽赣的高处,万峰丛中的漫溢泉水,分散开流,成为瓯、闽、钱塘著名三江之祖源。我印象深刻的,是午夜龙泉的黑蓝星空。那大颗的星辰,是

碎瓷,被撞破摔坏的宋元明清的块块碎瓷;夜空更为深邃处,更为众多的微小星粒,则是煅剑时四处溅射的炽烫火星。

碎瓷和剑火的龙泉星空底下,我目睹到酣睡者,他们,是我虽然初识却熟悉已久的山林、城镇,是吃语的人民,是无处不在的散乱山泉。那些涌流于黑暗间的雪白泉水,在凝视里,正炫示一种让我秘密激动的灼热梦境。■